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英] 王尔德

道林·格雷的画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北京燕山出版社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英] 王尔德

道林·格雷的画像

裴丹莹 刘天明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林·格雷的画像 / (英)王尔德(Wilde, O.)著;裴丹莹,刘天明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

ISBN 7-5402-1511-9

I. 道… II. ①王… ②裴… ③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862 号

责任编辑:方 彪

道林·格雷的画像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7 印张 165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50 元

序 言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最美好的，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回答。生活于19世纪后半期的王尔德在他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个不是巨著的小说在今天仍有相当多的读者，那么它的价值何在呢？有人认为人的一生活的只是个“情”字，亲情、爱情、友情使得人的生命绚烂多彩。如果没有情感的滋润，人的生命之树将黯然失色，甚至枯萎。《道林·格雷的画像》一书则是探讨了现代情感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现代人为自己创造一个纯粹建立在主观经验之上的生活模式的企图。

发表于1891年的《道林·格雷的画像》，被认为是19世纪90年代唯美运动的代表作。书中的亨利爵士认为生活的艺术表现为时髦的穿着和才智，所以他的思想如同他的服饰，都富有装饰性。道林却不是这样。由于他在自己的画像完成时自己青春永驻的愿望得以实现，以致于他似乎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便为所欲为，将亨利爵士的思想全面付诸实践，结果跨越了唯美主义和享受主义的界线，最终为了掩盖自己杀人的罪行，而将自己谋杀，成了一种恶魔崇拜。小说的结尾往往被认为是对世俗道德观念的屈服。其实并不止如此。道林的毁灭是由于他自身的分裂，而分裂则是由他信奉的情感至上的理论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缺陷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追求感情刺激必然要求不断获得越来越离奇的经验，因此道林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二是他的个性不由一两次突发的情感所决定，而是由情感选择的总和主宰，所以当故事结束时，道林与画像之间除了面容的不同之外，别无差异。

亨利爵士和道林在生活中都追求“新的体验”和“微妙的激情”，把通过感官而产生的印象所作出的强烈反应作为生活的真实

性,把强烈的感情作为衡量生活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点上,这部小说起到了某种承上启下的作用:道林上承浮士德与哈罗德·哈罗德,下启 20 世纪 20 年代迷惘的一代和 50 年代垮掉的一代。因此,20 世纪中斯以后,王尔德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再次得到肯定。

1854 年王尔德出生于都柏林。先就读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后入牛津大学。大学期间他深受瓦特·佩特美学观点的影响。1878 年毕业后定居伦敦,成为一名作家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的代言人。他擅长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文学批评、小说、诗歌和戏剧。他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喜剧的创作上。《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的丈夫》、《认真的重要》是他的代表作。其中《认真的重要》被认为是不亚于谢里丹的最佳作品。独幕剧《莎乐美》为他在戏剧界赢得了独特的声誉。1895 年他因私生活不检点被捕入狱,服役两年。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在巴黎度过,当时他穷愁潦倒,于 1900 年逝世。他是英国杰出的作家、诗人。《道林·格雷的画像》是他的一部小说,虽不是巨著,却因其探讨了现代人情感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受到今天读者的青睐。

尤其重视情感生活,甚至将其看作高于一切的今天的青年读者,也许会从中获益非浅。

编者

自序

艺术家是美的事物的缔造者。

展现艺术本身，艺术家却隐迹遁形——这是艺术的宗旨。

评论家是能够将其对美的印象以另一种风格或新的材料加以阐释的人。

自传体的批评是批评的最高形式，也是最低形式。

在美的事物中发现丑陋意味的人是堕落的，毫无可爱之处。那是一种罪过。

在美的事物中发现美的意义的人是优雅的，他们是有希望的。以美为美的人才是未来的主人。

书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有些书写得好些，有些书写得差点，如此而已。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憎恶有如丑怪卡列班在镜中看到自己时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憎恶有如卡列班在镜中看不到自己时的狂怒。

人的道德生活构成艺术家创作题材的一部分。而艺术的道德则在于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法。

艺术家并不渴望求证什么。即便是确凿无疑的事原本也是可以求证的。

艺术家没有道德同情心。艺术家的道德同情心是一种难以宽恕的个人色彩。

艺术家并非病态，他其实可以表达一切。

思想和语言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工具。

罪恶和美德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素材。

就形式的角度而言，音乐家的艺术是所有艺术的典范：就感觉的角度而言，演员的才艺是一个典范。

所有的艺术既有表面意义，又有象征意义。

沉溺于表层意义的人要自负其责。

读出象征意义的人要自负其责。

艺术这面镜子所反映的其实正是旁观者，而不是生活本身。

对一件艺术作品看法各异，说明这件作品新颖、复杂而重要。

当评论家各持己见的时候，艺术家自己并不矛盾。

我们可以原谅一个人做出一件有用的东西，只要他不视若珍宝；同样，一个做出无用东西的人也是可以宽宥的，只要他倍加欣赏。

一切艺术都无任何用处。

奥斯卡·王尔德

目 录

序 言	1
自 序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4
第 三 章	29
第 四 章	42
第 五 章	57
第 六 章	69
第 七 章	77
第 八 章	88
第 九 章	101
第 十 章	111
第 十 一 章	120
第 十 二 章	137
第 十 三 章	145
第 十 四 章	152
第 十 五 章	164
第 十 六 章	174
第 十 七 章	183
第 十 八 章	191
第 十 九 章	201
第 二 十 章	211

第一章

画室里弥漫着馥郁的玫瑰花香，每当夏日的清风在花园的树丛间流动，穿过开着的门便会飘进浓烈的紫丁香的芬芳，或是嫩红色山楂花的更为优雅的气息。

亨利·沃登勋爵躺在用波斯毯子做面的长沙发的一角，像往常一样没完没了地抽着卷烟。他正好能望见一丛芳甜如蜜、色也如蜜的金莲花在闪光。它那颤巍的枝条似乎承受不了这些绚丽灿烂的花朵，遮在大窗前的柞丝绸长帘上，时时掠过飞鸟的怪影，产生一种稍纵即逝的日式情调，令他想起那些面色苍白的东京画家，他们试图通过一种本身只能是静止的艺术手段，来表达疾速和运动的感觉。蜜蜂，有的穿过长片尚未刈倒的草地向前突进，有的则绕着散乱的忍冬花的尘封的金色尖角固执地打转。它们沉闷的嗡嗡声仿佛使凝滞的空气显得更加压抑。伦敦街市的喧闹声像一架遥远钢琴发出的低音，隐约可闻。

画室中央，一幅全身肖像被夹在竖式画架上，这是一幅青年的画像，一位俊美异常的青年。在它前面不远处就是画像的作者巴兹尔·霍尔渥德。若干年前他的失踪，曾闹得满城风雨，并引起许多离奇的猜测。

画家看着他那已经精巧地描绘在自己作品中的风姿秀逸的形象，一丝微笑拂过他的脸庞，而且这笑容仿佛要再停留一会儿。但是，他霍地站起身来，用手指按住眼睑，仿佛要把某个奇异的梦境禁锢在脑际，生怕自己从梦中醒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巴兹尔，你所创作的最好的东西，”亨利勋爵懒洋洋地说道。“明年你一定得把它送到格罗夫纳去展出。画院太大，也太俗气了。每次我去那儿，不是人多得看不见画，就

是画多得看不见人。前者很糟糕,后者更糟糕。只有格罗夫纳才是惟一合适的地方。”

“我不想把它送到任何地方。”他回答道,一边把脑袋朝后一仰,这种独特的姿势当年在牛津的时候常引得朋友发笑。“不,我哪儿也不送。”

亨利勋爵扬起眉毛,透过清淡的蓝色烟圈诧异地望着他,他抽的那鸦片味很浓的香烟冒出的烟,正盘着奇形怪状的涡状花纹袅袅上升。“哪儿都不送?这是为什么?我亲爱的朋友。有什么原因吗?你们这些画家真是怪人!为了成名你们什么都干,可是一旦出了名,又似乎并不在乎它。你真是愚蠢,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那就是根本没人议论你。这幅画可以使你凌驾于所有的英国青年之上,而且会让老头儿们十分嫉妒,如果他们还会激动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我,”他回答说,“但是我真的没法展出它。在这幅画里我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了。”

亨利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放声大笑。

“是的,我知道你会笑的,反正事情确实如此。”

“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说真的巴兹尔,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自命不凡,我在你那线条粗糙煤一样黑的头发,与那仿佛是用象牙和玫瑰花瓣做的美少年之间,确实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哎,我亲爱的巴兹尔,他如画一样美,而你,——诚然,你的表情充满理智的东西。但是,理智的表情在哪儿出现,美,真正的就在哪儿告终。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夸张,它会损害任何一张容貌的和谐。一个人坐下来思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说法只有他的鼻子、前额、或是令人可怕的东西。看看那些出类拔萃的学者吧。他们难看极了。当然,神学家除外。但是,因为他们是不动脑筋的。”

“一个主教到了八十多岁还说那些十八岁时人家教他说的那

一套,看起来自然讨人喜欢。虽然你从未告诉我你这位神秘的青年的名字,但是,他的画像真叫我着迷。但他从不思考,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他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美丽生物,冬天我们无花可赏的时候,或者夏天需要什么让头脑清爽的时候,他最好就在眼前,别自作多情了,巴兹尔,你一点都不像他。”

“你不理解我,亨利”艺术家回答。“我当然不像他,这我十分清楚。其实,我也不愿像他。你不以为然吗?我来告诉你实话。才貌出众多半会招来祸殃,这样的劫数总是尾随着古今帝王的踉跄的脚步。最好不要与众不同。丑人和蠢材才是世上最有福气的。他们可以舒适地坐着看别人表演。如果他们对胜利一无所知,至少不必领略失败的苦味。他们的日子才是我们应该过的:静谧、淡漠、安宁,他们从不算计别人,也不会遭人暗害。你的身体和财产,亨利,我的头脑,虽然它不管事——我的艺术,不管它值几何,道林·格雷的美貌——我们都将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付出可怕的代价。”

“道林·格雷?这就是他的名字吗?”亨利勋爵从画室的一端走向巴兹尔。

“是的,这就是他的名字。我本不打算告诉你。”

“可为什么呢?”

“噢,我也说不上。当我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从不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任何人。这有点像遗弃了他们的一部分。我现在变得喜欢秘密行事了。这大概是惟一能让现代生活在我们心目中变得神秘的方法。最普通的事儿,一旦掩盖便显得很有趣味。现在我离开城里,从不跟别人说我去哪儿。一说便意兴全无了。这大概也是个够傻的习惯,不过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浪漫情怀。我想你一定认为我傻得可以了。”

“一点儿也不,”亨利勋爵回答说,“一点儿也不,我亲爱的巴兹尔。你似乎忘了我是个已经结婚的人,而婚姻的惟一魅力就是双

方都绝对需要靠说谎过日子。我从不清楚我妻子在什么地方，而她也从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两人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偶尔也碰面，比如一起在外边用餐，或到公爵府去拜访——我们总是相互编造种种最荒诞不经的鬼话，而同时却装出最正经的面孔。我的妻子精于此道——说真的，比我可高明多了。她从来不会在日期上出错，而我却经常胡缠。有时候我倒希望她大闹一场，而她只是把我取笑一番就算了。”

“我讨厌你谈论婚姻生活的口气，亨利，”巴兹尔·霍尔渥德一边说，一边朝通往花园的门踱去。“我相信你实际上是一个好丈夫，可是你却深为自己的美德而感耻辱。你真是个怪人。你从来不侈谈道德，也从来没有越轨行为。你的玩世不恭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

“顺其自然也是一种姿态，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恼人的姿态。”亨利勋爵笑着嚷道，于是两个年轻人一同走进花园，在一丛高大的月桂树阴中的一条长竹凳上坐下。阳光在光滑的叶片上闪动。一些白色的雏菊在草丛中摇曳。

歇了一会儿，亨利勋爵取出手表，“我恐怕该走了，巴兹尔，”他轻声说道，“在走之前，我一定要请你回答我刚才提过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画家眼盯着地问道。

“你是知道的。”

“不，亨利，我不知道。”

“好，那我来告诉你我指的是什么。我要你解释为什么不肯展出道林·格雷的画像。我要知道真实的原因。”

“真实的原因我已经告诉你了。”

“不，你没有。你说是因为在这幅画里你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这完全是孩子气的说法。”

“亨利，”巴兹尔凝视着他的脸说：“每一幅怀着感情的肖像画，

画的都是艺术家自己，而不是模特儿。模特儿仅仅是一种偶然因素，一种机缘。在画布上展现的并不是模特儿，而是用油彩画出的画家自己。之所以我不愿展出这幅画，是因为担心它会暴露我灵魂深处的秘密。”

亨利勋爵笑着问，“那是什么秘密呢？”

“我来告诉你吧。”霍尔渥德说，但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困惑的表情。

“我正翘首以待呐，巴兹尔。”亨利勋爵向他瞅了一眼敦促道。

“噢，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亨利，”画家说，“恐怕你也不一定理解，或许还不一定会相信。”

亨利勋爵微微一笑，俯身从草丛中摘下一朵粉红花瓣的雏菊，仔细地瞧了起来。“我确信我能理解，”他答道，并专注地看着这个用白羽毛镶边的小金盘，“至于信与不信，除非是无稽之谈，否则我一概都相信。”

一阵风摇落了树上的几朵花。一簇簇厚重的星状丁香花在慵倦的空气中往来飘荡。墙根旁一只蚱蜢开始歌唱，一只细长的蜻蜓鼓动薄纱似的棕色羽翼飘然而过，宛如一条蓝色的线。亨利勋爵几乎能听到巴兹尔·霍尔渥德的心跳，暗忖会听到些怎样的话。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画家略事沉吟后说。“两个月以前，去参加布兰登夫人举办的一个晚会，你知道，我们这些穷艺术家时不时要在社交圈里露露面，无非是要提醒一下公众我们不是野蛮人。有一次你对我说过，无论是谁，只要穿上晚礼服，打上白领结，哪怕就是证券经纪人，也可以博得文明人的雅誉。我在客厅里呆了大约十分钟，与一些衣着讲究，体态臃肿的贵族遗孀和枯燥乏味的皇家美术院的院士聊着。突然，我觉得有人在瞧着我。我转过头来，就这样我第一次看到了道林·格雷。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感到自己的面色在渐渐变白。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袭上心头。我知道自己正面对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要是我任其摆布的话，整个人、

整个灵魂，乃至我的艺术本身，会统统被它吞噬掉。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影响。你也知道，亨利，我生就一种独立的个性。我向来我行我素，至少在我邂逅道林·格雷之前是如此。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说。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正面临着平生最可怕的危机。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觉得命运为我安排了至乐和至悲。我当时愈想愈害怕，转过身就打算走出客厅。驱使我的并不是良心，而是一种怯懦。至今我也不以一逃了之为荣。”

“良心和怯懦其实是一回事，巴兹尔。良心只是这家公司的商标，如此而已。”

“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亨利，我也不相信你会这么想。不管是什么驱使我——也许是高傲吧，因为我一向自尊心很强——反正我是竭力朝门口走去。偏偏在门口，我撞见了布兰登夫人。‘你不会这么早就想逃跑吧，霍尔渥德先生？’她尖叫着，你可知道她的噪音尖利出奇？”

“我知道，她除了不漂亮，哪都像一只孔雀。”亨利勋爵说，一边用他那纤细的手指神经质地把雏菊撕碎。

“我没有摆脱她。她把我引荐给皇室成员、达官贵人和那些戴着大冠冕、长着鹰爪鼻的老太婆。她把我说成是她最好的朋友。以前我们明明只见过一面，亏她想得出这样地捧我。诚然，我的一些作品当时曾获得很大成功，至少在几张小报上对它们鼓噪过一阵子——而这正是衡量十九世纪画作不朽的标准。突然，我发现自己面对着那个容貌引我激动的青年。我们靠得很近，几乎要相碰了。我们的视线再次相遇。我竟鲁莽地请布兰登夫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也许这算不上鲁莽，而且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没有人介绍，我们俩也会攀谈起来。我相信一定会这样。事后道林也这样告诉我，他也感觉到我们是命中注定要相识的。”

“布兰登夫人是怎样描绘这位叫人惊叹不已的年轻人呢？”亨

利勋爵问。“我了解她会飞快地把所有客人作个大略的介绍。我记得，有一次她曾带我去见一位面目狰狞的红脸老绅士，他身上挂满了勋章和绶带。而且她还凑在我耳边讲有关那老头的种种骇人听闻的隐私，虽然是悲切的耳语，可是客厅里人人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立刻逃之夭夭。我喜欢自己去结识别人。可是布兰登夫人介绍客人就如同拍卖行里介绍商品一样。她或是胡乱搪塞，或是跟你什么都说，可就是没有你想要了解的事情。”

“可怜的布兰登夫人！你对她的评论太苛刻了，亨利！”霍尔渥德没精打采地说。

“我亲爱的朋友，她打算办一个沙龙，到头来却是开了一家饭店。这叫我怎么能赞赏她呢？不过你还是告诉我关于道林·格雷她说了什么？”

“哦，大概是这样几句，‘这孩子真可爱——当年我跟她那可怜的妈妈真是形影不离。压根儿忘了她是干什么的——恐怕她——什么都不干——噢，对了，会弹钢琴——要不就是拉小提琴吧，亲爱的格雷先生？’我和道林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立刻交上了朋友。”

“笑对友谊来说倒是个不坏的开端，而且绝对是最好的局面。”年轻的勋爵一边说，一边又摘了一枝雏菊。

霍尔渥德摇摇头。“你不理解什么是友谊，亨利，”他低声说道，“也不理解仇恨。你什么人都喜欢，也就是说，你对什么人都无所谓。”

“你太冤枉我了！”亨利勋爵嚷道。他把帽子往后一推，抬头望着像一团团闪光的绢丝在夏天的碧空中漂浮的白云。“是的，你太冤枉我了。我在对人的态度上大有区别。我挑选相貌美的人做朋友，同个性善良的人相识，把智商高的人当敌人。一个人在挑选敌人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我的敌人没有一个是傻瓜。他们的智力都很发达，所以他们都欣赏我。你看我是不是很自负？我想是有一些的。”

“我看是这么回事，亨利。按照你的标准，想必我只能算是相识而已。”

“我亲爱的巴兹尔，你我的交情远远超过相识的程度。”

“但还远远算不上朋友。我猜想大概是类似兄弟。”

“啊，兄弟！我才不在乎我的兄弟们呢。我的哥哥就是不想死，我的弟弟们却一心想死。”

“亨利！”霍尔渥德皱了皱眉嚷道。

“亲爱的，你不要太认真。但是我实在讨厌我的亲戚。这大概是由于我们谁也忍受不了和自己缺点相同的人。我对英国民主派对于他们所谓的上流社会的劣根性的深恶痛绝，也颇有同感。老百姓把酗酒、愚昧和伤风败俗视为他们的特有财产，如果我们中间有谁干了蠢事，就被认为侵犯了他们的特权。当可怜的索思沃克被传到离婚法庭上时，他们简直是愤怒到了极点。而我不敢说，百分之十的无产阶级的日子过得很正常。”

“你说的话我半句也不同意，不但如此，亨利，我敢说你自己也未必。”

亨利勋爵捋捋他棕色的山羊胡须，用饰有流苏的乌木手杖轻敲着漆皮靴尖。“你倒是个地道的英国人，巴兹尔！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发表这样的论调。如果有人对一个真正的英国人提出某种想法——那不免欠考虑——因为英国人绝不去考虑这个想法是对是错。他认为要紧的是人家相不相信。其实，某种想法的价值与看法的提出者是否真诚毫无关系。事实多半是这样：提出者愈不真诚，那个想法就愈明智，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个人的需要、欲望或偏见所左右。不过，我无意与你讨论政治、社会学或形而上学。我喜欢人胜于原则，而且喜欢没有原则的人胜于世上的一切。你还是多讲讲道林·格雷的事吧。你跟他隔多久见面？”

“天天见。若是一天见不到他，我就很不高兴。我极度地需要他。”

“真稀奇！我一直以为除了你的艺术之外，你不会关心任何事。”

“现在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全部艺术，”画家严肃地说。“有时候我认为，亨利，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重要纪元值得一提。其一，是出现了一种新人艺术手段的时代；其二，是艺术出现新的个性的时代。油画的发明对威尼斯画派，安梯诺斯的面孔对后期希腊雕刻曾意味着什么，有朝一日道林·格雷的容貌对我也会有同样的意义。我不单是因为我照着他作油画、灰笔画和素描，当然这些我都做了。但对我来说，他远远超过了一个模特儿。我并不是说对自己为他画的肖像不满意，或者我的艺术不能表现他的美。没有什么是艺术表现不了的。而且我也清楚，在我遇到道林·格雷之后，我所创作的这幅肖像是件好作品，是我平生最好的作品。可是说也奇怪——不知道你能否理解我——他的容貌以某种异常的方式向我启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我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和思考事物。现在我能用以前难以察觉的方式来再现生活。在理念的白昼里梦寻着形式——我忘了这话是谁说的？但道林·格雷对我来说正是这样。只要这少年一出现——尽管他已二十出头了，但我还当他是个大孩子——只要他一出现——啊！我不知你能否领会其中的一切含义。他不知不觉地为我勾勒了一个新流派的轮廓，这个流派满含浪漫主义的全部热情和希腊精神的完美特征。灵魂和肉体的和谐——这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们曾疯狂地把二者分离，还臆造了一个庸俗的现实主义和空洞的理想主义。亨利！你若能了解道林·格雷对我意味着什么就好了！你还记得那幅风景画吗？就是阿格纽出了极高的价钱而我不愿卖掉的那幅。那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何在？因为我作画时，道林·格雷就在我身旁。一种微妙的感染力从他那传递给我，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平常的树林里发现了我一直在寻找却不可得的奇境。”